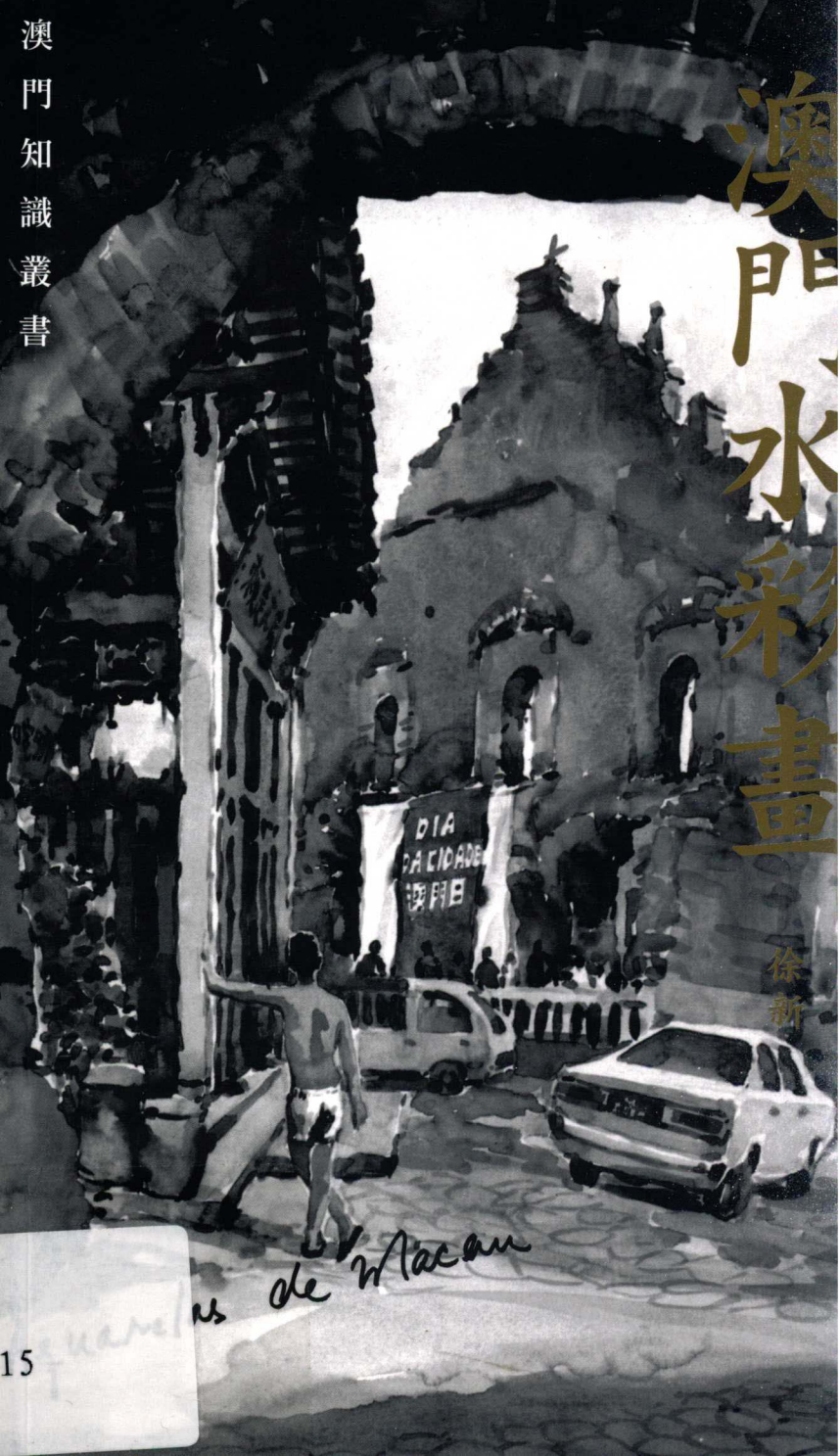


澳門水彩畫

徐新



澳門知識叢書

澳門水彩畫

徐新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澳門基金會



責任編輯 俞 笛

裝幀設計 鍾文君

叢書名 澳門知識叢書

書名 澳門水彩畫

作者 徐 新

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1304室

澳門基金會

澳門民國大馬路6號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

印刷 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八卦三路522棟2樓

版次 2009年3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特32開（120mm×203mm）96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2824.1

© 2009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總序

對許多遊客來說，澳門很小，大半天時間可以走遍方圓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本地居民而言，澳門很大，住了幾十年也未能充份了解城市的歷史文化。其實，無論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旅客，還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居民，要真正體會一個城市的風情、領略一個城市的神韻、捉摸一個城市的靈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澳門更是一個難以讀懂讀透的城市。彈丸之地，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是西學東傳、東學西漸的重要橋樑；方寸之土，從明朝中葉起吸引了無數飽學之士從中原和歐美遠道而來，流連忘返，甚至終老；蕞爾之地，一度是遠東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十字門中擁異貨，蓮花座裡堆奇珍”；偏遠小城，也一直敞開胸懷，接納了來自天南海北的眾多移民，“華洋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鴉片戰爭後，歸於沉寂，成為世外桃源，默默無聞；近年來，由於快速的發展，“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的澳門又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

這樣一個城市，中西並存，繁雜多樣，歷史悠久，積澱深厚，本來就不容易閱讀和理解。更令人沮喪的是，眾多檔案文獻中，偏偏缺乏通俗易懂的讀本。近十多年雖有不少優秀論文專著面世，但多為學術性研究，而且相當部份亦非澳門本地作者所撰，一般讀者難以親近。

有感於此，澳門基金會在2003年“非典”時期動員組織澳門居民“半天遊”(覽名勝古蹟)之際，便有組織編寫一套本土歷史文化叢書之構思；2004年特區政府成立五周年慶祝活動中，又舊事重提，惜皆未能成事。兩年前，在一批有志於推動鄉土歷史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大力協助下，“澳門知識叢書”終於初定框架大綱並公開徵稿，得到眾多本土作者之熱烈響應，踴躍投稿，令人鼓舞。

出版之際，我們衷心感謝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林發欽會長之辛勞，感謝各位作者的努力，感謝徵稿評委澳門中華教育會劉羨冰女士、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單文經院長、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湯梅笑女士、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先生和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副教授以及特邀編輯劉森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寶貴時間。在組稿過程中，適逢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趙斌董事長訪澳，知悉他希望尋找澳門題材出版，乃一拍即合，成此聯合出版之舉。

澳門，猶如一艘在歷史長河中飄浮搖擺的小船，今天終於行駛至一個安全的港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我們也有幸生活在“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的盛世，有機會去梳理這艘小船走過的航道和留下的足跡。更令人欣慰的是，“叢書”的各位作者以滿腔的熱情、滿懷的愛心去描寫自己家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使得吾土吾鄉更具歷史文化之厚重，使得城市文脈更加有血有肉，使得風物人情更加可親可敬，使得樸實無華的澳門更加動感美麗。他們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澳門無愧於世界文化遺產之美譽。有這麼一批熱愛家園、熱愛文化之士的默默耕耘，我們也可以自豪地宣示，澳門文化將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歷史名城會永葆青春，充滿活力。

吳志良

二〇〇九年三月七日

目錄

導言 / 06

水彩畫初入澳門 / 08

抗戰時期的澳門水彩畫 / 16

進入成熟期的澳門水彩畫 / 34

現當代的澳門水彩畫 / 66

參考書目文獻 / 92



導言

水彩畫是西洋繪畫的一個重要畫種，起源於 15 世紀末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時期，自 18 世紀起在英國發展成獨立的畫種。英國因此被譽為“水彩畫的故鄉”。不久水彩畫經澳門傳入中國。水彩畫工具輕便，易於攜帶和保存，作畫時用水溶解顏料，在紙上作畫，利用畫紙的白底和水份互相滲融，表現出輕快、濕潤、透明和鮮艷的效果。它很快被中國畫家和觀眾接受，並且形成強有力的畫派。水彩畫的興起與近代地誌學、建築學、實用工藝美術及廣告設計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由於水彩畫具有輕盈、明快、潤澤等特色，水彩畫具有其它畫種所沒有的透明度、流動感、變幻色以及筆法的運用等技巧，而產生獨特的藝術魅力。水彩畫也是近代廣告美術設計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功，中國 20 世紀 30 年代風行的月份牌年畫和現代流行的噴畫藝術實質上就是水彩畫基礎上派生出來的兩個商業化的支流而已。

目前水彩畫是澳門最流行的畫種，也是澳門美術領域的強項。自從 180 年前英國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

1774-1852) 在澳門定居後，水彩畫這個屬於西方的畫種，很快被澳門人所接受，錢納利的學生中既有土生葡人，也有中國人、歐洲人。一個半世紀以來，澳門形成了一支水彩畫家隊伍。歐洲式的水彩畫技巧在中國文化的薰陶下，融入了東方的筆墨和色彩。澳門的水彩畫既有歐洲繪畫的絢麗和熱情；又有中國繪畫的樸素和含蓄，這是一種十分自然的融合。

澳門水彩畫家取得的成就足以證明，在澳門，東西方文化不僅可以和平共處，而且能夠相互融匯，潛移默化。因此在澳門文化肥沃的土壤中，必然會產生具有澳門特色的文藝作品。

水彩畫初入澳門

錢納利

17、18 世紀是英國向外殖民擴張的歲月，也是英國進行工業革命的年代。“時勢造英雄”，英國的水彩畫大師泰納（William Turner, 1775-1851）和康斯坦布爾（John Constable, 1776-1837）應運而生；“英雄造時勢”，英國水彩畫領導了抒情主義的新思潮，促使英國繪畫進入它的黃金時代。與此同時，英國肖像畫大師雷諾茲（Joshua Reynolds, 1723-1792）創建了英國皇家美術學院，他和另一位英國肖像畫大師勞倫斯（Thomas Lawrence, 1769-1830）使肖像畫藝術流行於世，並佔據歐洲畫壇的統治地位達一個世紀之久，英國歷史上傑出的水彩畫家和肖像畫家幾乎都產生在這個時期。

喬治·錢納利就是這個群星燦爛時代的一顆明星，他是 18、19 世紀英國繪畫藝術在東方的傑出代表。他也是歷史上第一個將西方成熟的水彩畫帶到澳門的畫家，從而使水彩畫作為獨立的畫種引進中國內地。

錢納利 28 歲就離開英國到東方，他在印度住了 23 年，接着於 1825 年 9 月 29 日搭乘蒸汽輪船“海蒂”號（Hythe）到達澳門內港。之後就在澳門住了 27 年。因此，錢納利的

繪畫藝術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印度時期和澳門時期。

根據目前公開展覽和印製的錢納利作品統計，其印度時期的作品中，人物肖像畫居多，風景畫較少。從這個時期的作品來看，錢納利的繪畫技巧沒有完全成熟，個人風格也沒有形成，許多畫面有類似學院式的習作，近似荷蘭畫家們的習慣畫法，畫幅中的印度人物形象大同小異、雷同重複，水彩風景畫用筆拘謹、瑣碎。“印度時期”錢納利的繪畫藝術還處於不穩定的探索階段。

進入“澳門時期”，錢納利繪畫技巧明顯的成熟了，他的畫開始擺脫荷蘭畫派和英國學院式習作的束縛，他的水彩風景畫超越了以古代建築為旨趣的考古學式地形畫規範，進行另闢蹊徑的探索。27年的澳門歲月使錢納利對澳門人和澳門風景產生了強烈的感情和非凡的表現能力，這種感情和能力源於他對澳門深入的觀察和切身體驗。

“欲把澳門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錢納利面對澳門人和澳門景色作畫時，時而精雕細刻；時而粗獷豪放；時而濃墨重彩；時而輕描淡寫。他陶醉在澳門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情調之中。

“澳門時期”是錢納利繪畫藝術的成熟時期，扎根在澳門肥沃的文化土壤中，錢納利的水彩畫是一朵盛開的奇葩。



帆船 錢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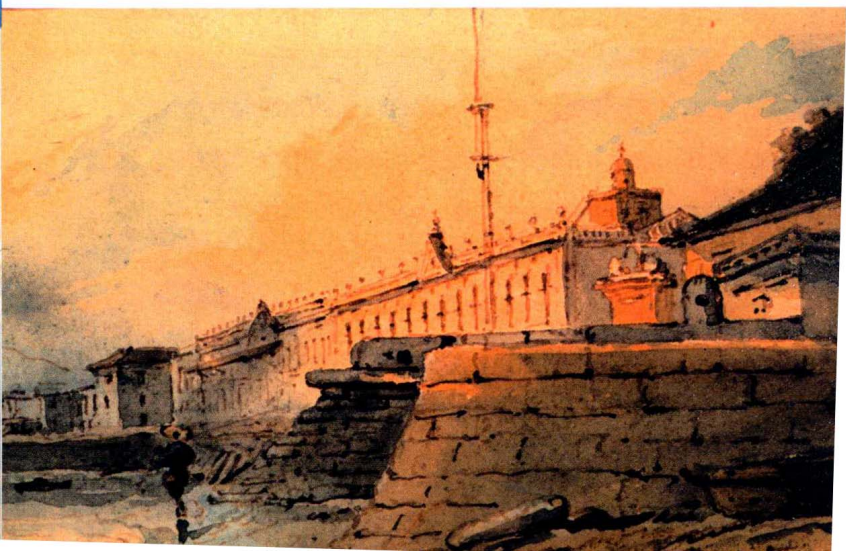
在澳門的 27 年間，錢納利對澳門、香港、廣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風景、建築和人物作了數以千計的速寫和淡彩。錢納利幾十年如一日，筆不離手，用鉛筆、炭筆、鋼筆等工具，作黑色、棕色的扼要線條，有時適當敷以淡彩，收集素材、記錄形象資料，以鍛煉觀察和表達物象的形體、結構、動態、明暗關係。錢納利通常用速寫和淡彩為習作或創作起稿，這些素描速寫不僅為錢納利積累了大量的創作資料，也為後人研究錢納利的觀察方法、創作的步驟提供了重要的依據。這些線條活潑、色彩單純、形象生動、言簡意賅的素描、淡彩、速寫，本身也具獨立的藝術價值。

錢納利繪製的《火災前的大三巴教堂》、《廣州十三行》、《章官行的屋頂》和《香港皇后大道中街景》這一類

速寫和淡彩不僅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而且成為研究澳門、廣州和香港近代史的主要參考文獻。

錢納利在澳門，特別對媽閣廟廣場、市政廳前地、玫瑰堂和營地街市路口情有獨鍾，在那裡他描繪了內港漁舟、街景、大排檔、理髮匠、打鐵工人、小販、商人、買辦、賭徒、轎伕和乞丐。錢納利所作的這批素描、速寫和淡彩，是充滿生活氣息的風俗畫，與中國宋代名畫家張擇端的長卷《清明上河圖》、清代畫家蘇六朋的情趣不謀而合，有異曲同工之妙。這證明了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對錢納利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也顯示了錢納利對澳門華人社

媽閣廟 錢納利



會細緻入微的觀察和理解。

錢納利“澳門時期”的風景水彩畫擺脫了英國考古地形畫規範和矯揉造作的田園風景畫的影響，其筆下的澳門、香港、廣州的珠江三角洲充滿了清新的空氣、輕鬆、嫺雅和樸素的形象，出色地再現了中國的情調，又融合了畫家的感情。除了錢納利，迄今為止還沒有第二個西方畫家能夠如此準確地描繪澳門的神韻，畫出澳門夏季暴風雨之後清涼的海風、濕潤的空氣和瞬息萬變的雲彩。

當 20 世紀末我們處在珠三角地區空氣污染的惡劣環境之中，大家才醒悟到，這些清新脫俗的水彩畫是錢納利留給澳門最珍貴的歷史記憶。

錢納利在“澳門時期”的水彩畫《南灣》、《媽閣廟》、《玫瑰堂》、《中國帆船》等系列作品，標誌了他水彩畫技法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他善於處理色彩、水斑、陰影等水彩畫各種造型因素的關係，營造地方風味和氣氛。錢納利的才華在澳門迷人的景色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水彩筆在他手中天馬行空般自由馳騁。錢納利用明麗透徹的色彩，輕巧瀟灑的筆觸，描繪了珠江三角洲、伶仃洋轉瞬即逝的陽光和薄霧中的漁舟帆影，這些水彩畫一氣呵成，具有音樂的韻味，發出寶石般的光輝，達到了神秘莫測的境界。

維多利亞時代是英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也是英國藝術最成熟、最繁榮的時代，在這個時期有幾個不同的畫派先後或並行發展着，它們互不排斥，相映生輝。錢納利作為那個時期英國繪畫在中國唯一的代表人物，他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藝術綜合體。他的作品折射出多種藝術流派的光彩，是座豐富的藝術寶庫。

錢納利又是繼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之後對中國畫壇產生第三個衝擊波的西洋畫家。意大利畫家郎世寧由於受制於乾隆皇帝，所以他的繪畫藝術的影響局限於宮廷、上層社會和京畿官僚。而錢納利則不同，他在澳門鵝眉街創辦畫室，公開賣畫授徒，他收的學生啉呱（關喬昌）、巴普蒂斯塔、屈臣、普林史柏等代表了中國、葡國、英國、印度等不同國籍的畫家，他們在澳門、香港、廣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產了廣泛的影響，形成了一個有很大影響力的錢納利畫派。19世紀澳門、香港、廣州等地的商界、官場都以收藏錢納利的畫為榮。隨着旅遊業的發展，產生了摹仿錢納利畫風的商品畫，直至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流行的月份牌年畫中，都能看到錢納利水彩畫留下的深刻烙印。

清咸豐二年（1852），錢納利在澳門逝世，永遠安息在